

教一個人山人海的班級：人數多的大班課通常名聲不好， 以下是幾個建議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疫情流行以來，對於有研究證據支持的良好教學法需求越來越多。但是多數的討論都預設了教師只教十幾名學生——然而許多教授教的是數百名學生。大型課程常伴隨其固有的挑戰。這些課程通常是非常競爭的系所的新生所需要修的基礎課程，尤其是在 STEM 領域。而許多專家在過去兩年中提倡靈活、積極主動、及包容性的教學策略，在大班課中幾乎是不可能的。從大學的角度來看，大班課有其存在的意義：許多學生需要學習微積分和化學入門，因此將數百個學生放在同一個教室中是滿足高需求的有效方式。而對於系所來說，大班課也是管理資源的一種方式，使他們有資源可以開設小型而專業化的高年級課程。

但是大班課的名聲不好。學生可能會說他們是被動學習且沒有人情味的。教授們可能會說教他們是一項艱鉅且吃力不討好的任務。而就公平公正角度來看，統計數據也可能顯示了哪些學生在這些課程中往往會取得成功，而哪些學生被拋在後面。加州瑪麗蒙特大學 (Marymount California University) 心理學系名譽教授 Joe Cuseo 的學術生涯幾乎都在了解大學一年級生的教育經驗，並於 2007 年寫了一篇論文「反對大班規模的實證案例：對一年級學生的教學、學習和學生完成學業的不利影響」(The Empirical Case against Large Class Siz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Teaching, Learning, and Retention of First-Year Students)。文中舉出大班課單向講課(lecturing)是無效的。Cuseo 認為，「對我來說，這似乎是一個道德問題。你把這些最脆弱、最缺乏經驗的學生趕到最大的班級中，然後由最缺乏經驗的老師授課，其中許多人還是助教——就像我當時一樣，準備不足。然後你把大班課當作搖錢樹」以補貼高年級和研究生課程，這「似乎貶低 (devalue) 了大學生，尤其是低年級大學生，而且似乎貶低了通識教育。」

當然，多年來，許多敬業的講師一直致力於以積極、參與和包容的方式教授大型課程。但事實是：有許多人一個學期又一個學期地教

授數百名學生，卻沒有得到太多支持。布盧明頓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 at Bloomington)大學教育副教務長兼化學系教授 Martha Oakley 教有數百人修課的普通化學和有機化學，她認為開設大班的課程是「大學的選擇」，但是做出這種選擇的大學「有義務為教師提供足夠的支持，以公平地做到這一點。」

當然，班級規模並不是教學質量的唯一因素：誰在教，如何教，對於教師有什麼樣的支持都很重要。某些對大班課的包括連綿不斷的單方面授課。當然，教師也可以將數百名學生聚在一起做其他教學活動。儘管不是每一項鼓勵積極主動的教學法都適用於大班課，但仍然有些技巧可以嘗試：例如進行包含投票的教學互動活動，或者鄰座同學間也可以較容易地進行對話。某些包容性的教學技巧也可以調整使用在大班課中，例如每堂課記住一些學生的名字，請學生擺出名牌、然後在走動間從作業單上念出學生的名字。Cuseo 則認為一年級的學生需要與他們的導師建立一定程度的聯繫，而這在一個大班上是很難實現的。因此一種做法是確保學生仍同時修習小型討論會型的課程，為此能展現如何與教授更密切的互動及帶來其他優點。換句話說，對學生而言，上大型課程固然好，但他們不應該只有這種大型課程，尤其在剛開始上大學時。大學方應該要從個別學生的角度考慮這個平衡。

大班課也有其優點，例如學生在課堂空間中可以與許多不同類型的同儕打交道。而教授大型課程對教師而言，也提供了建立教學團隊的機會，主講教授、助教等等，都可以在團隊中合作發展課程，並扮演不同的角色。尤其 STEM 領域的教授比起他們的學生來說更有可能是白人和男性。教學團隊也是引入多樣性的另一個機會，證明有色人種和女性也能是科學家，並讓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更有可能在團隊中找到他們值得效仿的對象。而理想情況下，任何協助大班教學的助教都在向真正擅長教課的人學習如何教學。當他們去其他校園教授入門課程時，他們就更知道該怎麼做。此外，大班課多是基礎、通識課程，但是這在學生的學習軌跡中能起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如果教學目標是改變公眾對其所在領域的觀點(例如塑造學生對科學和社會的看法)，那麼一次接觸數百名學生就將是一個優勢。

撰稿人/譯稿人：Beckie Supiano / Pei-Jung Li

資料來源：2021 年 2 月 24 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teaching-a-sea-of-students>

